朝野彙言 一

廿八

引用書目

石潭日記 李珥
國朝寶鑑
聽天雜記 沈守慶
宣廟寶鑑
圃樵雜記 任輔臣
肅廟寶鑑
懲毖錄 柳成龍
櫟翁稗說 李齊賢
雲巖雜記 上同
龍飛御天歌 鄭麟趾
淸江小說 李濟臣
太平閑話 徐居正
梧陰雜說 尹斗壽
筆苑雜記 上同
月汀漫筆 尹根壽
慵齋叢話 成俔
甲辰漫錄 尹國馨
彝尊錄 金宗直
聞韶漫錄 上同

青坡劇談　李陸　東閣雜記　李廷馨
秋江冷話　南孝溫　松窩雜記　李墍
陰厓雜記　李耔　苔川雜記　閔仁伯
龍泉談寂錄　金安老　寄齋雜記　朴東亮
思齋摭言　金正國　象村野言　申欽
稗官雜記　魚叔權　五山林說　車天輅
謏聞瑣錄　曹伸　丁戊錄　黃有詹
退溪言行錄　李德弘　白沙北遷錄　鄭忠信
破閑雜記　曹植　晩雲日記　上同
眉庵日記　柳希春　識小錄　許筠

於于野譚 柳夢寅 南溪記聞 朴世采
月窓夜話 仁興君偰 崇孝錄 上同
芝峯類說 李睟光 日月錄 李星齡
延平日記 李貴 青野漫輯 李
柳川劄記 韓浚謙 艮齋漫錄 崔奎瑞
樂全堂漫錄 申翊聖 公私見聞 鄭載崙
再造藩邦志 申炅 因繼錄 上同
畸翁漫錄 鄭弘溟 閑居漫錄 上同
竹窓閑話 李德泂 感異編 上同
荷潭破寂錄 金時讓 後自警編 金昌集

涪溪記聞　上同　國朝典謨　李世璉
癸甲錄　安邦俊　海東樂府
隱峯野史　上同　東儒師友錄
建州聞見錄　李民寏　前言往行錄
長貧胡撰　尹耆獻　鵝城雜說
己卯錄　金堉　菊堂俳語
海東名臣錄　上同　雪壑謏聞
冶谷三官記　趙克善　晴窓軟談
閑溪漫錄　姜栢年　逸事記聞
眉叟記言　許穆　續玉露

鯸鯖錄　李濟臣　戊寅記聞
朝野記聞　徐文重　壬辰雜事
國朝記事　蘿齋日記
紫海筆談　金時讓　海平家傳
亂乘　安氏延錄
續雜錄　辛永禧師友錄
歷代摠要　白沙手錄
歷代摠目　洪萬宗　己丑記事
歷代摠錄　松江時政錄
瀋陽日記　喉院便覽

隨錄　柳馨遠　玄湖瑣談
野言別集
國朝謨烈
瑣說
亂離日記
大東韻玉
壬癸行朝錄
南宮錄　李廷龜
景賢錄
丙辰丁巳錄

君道門

聖孝

后妃

廢妃

後宮

嚴宮闈

儲嗣

敦親

宗室儀賓

戚里

治道
勤政
經筵
寬仁
紀綱
儉德

君道門

聖孝 友愛附

太祖將開大業每與 太宗謀 恭靖以長子避不預焉故 太祖開國 恭靖無尺寸翊戴之功其心迹無愧於伯夷泰伯矣危疑之際受禪居位盡逐諸王子削髮為僧其防微慮患之計亦至矣以 上王居于別宮十有九年 太宗臨御常稱臣極盡友道還諸王子賜爵有差蓋我朝君王如 恭靖者無幾子孫衆盛至今名御鉅公多出其苗裔 鵝城雜記

恭靖大王宮有一宦官二月暮偶入園中於積蒭傍拾桃

子視之則桃面大紅真九十月間霜桃也得數百箇進
于王　王即薦　文昭殿又送于　太宗昕曰幸得
仙桃敢獻左右　太宗大喜解御衣賜其宦官鄭幸
上王宮盛桃共玩大宴終夕而罷及秋其桃方肥　上
王故積蒭於其上至明春啓之則桃皆腐損終不如其
桃之肥美 青坡劇談
太宗賜代言李明德等柑子各一瓮曰予知卿等皆有老
母故賜之予每恨於　齊陵未盡榮養也 寶鑑
元敬王后昇遐　世宗去床伏苫日夜痛哭不進膳左右
寢以油紙藉其下　上命撤去大雨水溢入廬次　上

猶不移曰母后遘疾竟不得效身之死生所不敢恤諸

代言等泣請乃暫移別處比明還廬 實鑑

世宗幸太平館享詔使當宴孝寧大君行酒 上起立詔

使問於館伴黃喜對曰君臣之分固嚴然殿下起立爲

天倫也詔使歎曰昔蜀府殿下入覲皇帝命東宮往迎

東宮讓路今殿下之待孝寧猶是也 實鑑

世宗嘗駕幸東郊迎致讓寧大君禔設宴慰之夕還宮禔

歸利川謫所其子誼年長拜順平君臺諫及政府論執

請勿除職使隨父居外 上曰讓寧則得罪宗社故放

于外矣其子有何罪乎 臺諫固請之乃命誼居位城

外承召而後入宮門欲見大君則往來時皆告于政院

東閣記

讓寧大君禔以荒淫失職然天資倜儻其弟孝寧大君補佞佛嘗作佛事請禔禔率田人載纜拘往預佛事俄而田人進獸庖人進炙御人進酒補方拜佛叩頭禔撮炙飲酒自若補正色曰大兄今日姑止酒肉禔笑曰㑹平生天授福甚厚生為王兄死為佛兄士論快之秋江冷話

文宗友愛甚篤以永膺大君琰 世宗所鍾愛撫卹尤至四節衣服皆令尚衣院製給恩庇絶異 世宗嘗欲盡

以內帑珎寶賜琰未果而薨 上即位傾帑賜之悉輸
其第於是御府世傳之寶歸於琰矣 國朝謨烈
天順丁丑 德宗在東宮薨逝 世祖以爲其嗣皆幼不
可不傳其貌以遺之命畫師崔涇安貴生圖而藏之及
成廟即位命奉安于月山大君家廟賜涇貴生爵言官
於經筵論其濫 上曰予生纔月乃失顧復不意今日
得覩天顔髣髴悲慕之心將有所少紓則涇貴生不可
不録侍筵者莫不下淚 寶鑑
成宗朝持平劉璟啓曰殿下爲月山大君之卒久不視朝
行幸亦廢鼓吹禮期之喪違于大夫請以義斷之 上

曰視朝當如昕啓大臣之卒尚不忍聽樂況親兄之柩
方在殯予何忍聽鼓吹乎 國朝典謨
成宗朝惠莊王妃懷簡王妃襄悼王妃同處一宮 王事
之如一日設曲宴進内需婢五六名習俗樂其中一名
容色才藝冠絶常目王 王覺之付其父母嫁之勿令
復出入宮掖自此曲宴亦罷 前言往行錄
尹氏廢後燕山以 世子在東宮一日啓曰臣請出遊街
上許之終日遍觀至夕還宮 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
奇觀對曰無足可玩但有一犢随母而行其母有聲則
其犢輒應之母子生全最歆羡 上聞而悲之盖燕山

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之初頗以英武稱之鵝

中宗壬辰東宮近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象懸木牌書不道之言捕可疑人鞫之指以朴嬪所爲賜朴嬪及福城君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唐城尉洪礪死杖下光川尉金仁慶竄外　仁宗在東宮上疏言天顯之親一氣以分友愛之情自不容已往者妖孽之作雖曰朴氏嵋也焉得以知之死者已矣而嵋之一女棄在民間孩提之女亦何罪焉二翁主年少女子不與其事明矣而屬籍亦絶由臣一身而兄弟之變至於如此思之至此

不覺涕零仁人之於兄弟不宿怨焉不藏怒焉親愛之而已如臣者有何怨怒於兄弟而不得親愛乎伏願垂憐焉 東閣記 稗官記合錄

孝宗戊戌濟州貢馬中有身白而鬣黑體大而步健者見者以爲龍種時益平洪公於諸駙馬中爲最長而余新爲儀賓蒙被異渥人謂此馬不歸於益平則必歸於余及經御覽特賜崇善君先君聞而喜之曰不賜愛婿而賜庶弟眞盛德事也 公私見聞

甲申 孝廟以大君將由瀋入燕還 王東還 孝廟之未返國 王每見日初出輒祝曰願令父母遄返令我

得見時　王甫四歲 顯廟行狀

鄭道傳之亂 元敬王后使奴金小斤托以腹痛猝劇請来 太宗于勤政門外與之密語定計 太宗拂衣還入禁中 后欲自至 太宗所在同處其禍敗徒步而出躑躅閒金小斤以道傳笠劒來 后乃還芳幹之亂又欲自赴戰塲侍女諫之不止俄而隣居老女淨祀婆者聞捷音来告乃還初 太祖聽道傳輩之言命罷諸王子所管兵 太宗盡焼營中軍器及戊寅之變專藉后所備兵仗鞍馬後 太宗覽高麗史王建后柳氏事語 世宗曰定社之日汝母氏賛謀甚多且與諸弟整

倫甲兵以待叱之柳氏提甲厥功尤重矣東閣記

太宗戊戌賜領議政沈温死妻子没入弩　世宗朝議政李稷等啓曰　太宗雖因禁府之請籍没其妻子而下

旨令母得從使　恭妃殿下方爲國母而母安氏身爲官賤深爲未便漢昭帝上官皇后父安伏誅而其妻廷

尊爲敬夫人置園邑請法漢故事削賤籍賜爵牒　上

台知申事郭存中諭之曰温之死禁府請弩籍朴訔以爲中宫之母不可爲官賤禁府提調柳廷顯固請之

先王命姑録于賤案厥後欲改之事未行而遽賓天故

予雖知　父王之志未敢開說也甲辰　恭妃往其外

祖家設宴時亦以大臣之議予使只見其祖父而已近
日言者多以為母子之間不可如此隔絶且以國后之
母為賤人於恩義並不可削其賤案還給爵牒某日
恭妃當往安氏之第卿等知之寶鑑
世宗壬子禮曹啓曰謹稽古典天子之配曰皇后王之配
曰 王后未嘗復以美號加之至於宮人則各號以別
名位本朝之制王妃稱某妃世子嬪稱某嬪皆加徽號
有違於禮請遵古制只稱王妃 王世子嬪依允寶鑑
魯山夫人宋氏丁丑後不欲居城內顧慶東郊瞻望魯陵
故自朝家營室於東門外號英嬪貞洞而夫人别構草

屋數間而居焉素食素衣以終天年後事則屬於 魯山甥姪海平府院君鄭眉壽故兩位神主在鄭家廟中子孫世祭海平家傳

成宗朝御賓敬堂名見院相等 貞熹大妃傳曰予族親庸劣之輩曠官尸祿者多今此星變恐由於此惶恐實深賢俊之士退藏山林者宜搜訪招来國朝典謨

成廟廢妃尹氏親事紡績常上朱柒機織綃 成廟往見之妃下機而言曰上監何身之長也 上曰又有長於我者當名入試觀之遂命名許琮入許公蓋長十一尺也五山說林

燕山妃愼相承善之女也 燕山荒悖日甚每陳規諫屢
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奴子者權貨求利莫敢誰何妃
歎曰予不可效尤切戒内需司曰如聞本宮奴子橫暴
者必先杖殺之燈明師學祖在直指寺寺有好圓柿每
進二駄于内殿曰槃寺距京都僻遠令本宮奴子歲來
受兩三駄輸進妃曰此甚易事但慮樹果歲或有實有
不實如値不實之年而宮奴徃徵依數駄載則永爲無
窮之弊矣有戚屬爲外郡宰進紅藍數斛雪綿子數十
斤妃却之曰民生嗷嗷此物從何以出予不忍留之 謏

文定王后嘗與諸功臣夫人設宴於後苑雖寡夫人并許
入叅 文定先押花以次勸之林百齡夫人低首不應
文定諭曰諸功臣義同一家今欲與諸夫人穩叙同事
之意予亦未亡人猶自先押以為從容勸洽之地夫人
不可不勉循之也夫人猶以不敢稱之固辭竟不從盖
其天性嚴厲有若男子文定極其厚待而亦甚憚之寄
齋雜記

仁順王后在 明宗朝嘗臨幸私第多施賞賚任權啓於
經席曰國母不當出行閭閻其一家亦有有識之人非
不知為不可而幸其恩澤不為止之至為非矣指其祖

連源也連源亦同入待瑟縮無以爲容 東閣記

光海壬戌正月中殿柳氏諺書上疏曰竊見春秋鄰國有患莫不相救況父母之如彼乎追思壬辰　天朝救我之事則感淚自出矣此非如我婦女所當與知情極沓沓敢此書啓且水路往来甚危方物雖未載特但陪表文而去則聖節使冬至使皆可往矣而經年不送痛悶罔極二百年至誠事大之意盡爲歸虛使臣譯官等厭避何可許乎 續雜錄

有老宮人常言廢世子祬之將死也　仁烈王后告　仁祖曰祬罪之可生可死非婦人所知而國之興亡在於

德之修否德之修否係於心之操捨心之操捨決於俄
頃故古有朝爲天子暮求爲匹夫而不可得者 殿下
之操心不如今日則安知無復有賢於 殿下者乎前
人所爲後人效之顧勿殺程以爲他日保我子孫之計
仁祖隨淚傾聽而勳臣臺官力請按法 公私見聞
孝廟因山旣成 仁宣王后欲謁園陵而未知廷議如何
使余內公主問于先君翼憲公先君據禮經婦人不上
塚之語以達且曰此命若下臣當力爭 后不復言 公
私見聞
肅宗辛巳 下教曰自今著爲邦家之典不得以嬪御登

后妃寶鑑

廢妃

文廟在東宮初行嘉禮于上護軍金五文之女號徽嬪數年挾媚道事覺廢爲庶人又冊宗簿寺少尹奉礪之女號純嬪過八年以有失德廢立良娣權氏爲嬪即 顯德王后也誕 魯山七日而薨東閣記

成宗初廢中宮尹氏領相鄭昌孫不能力諫降封嬪別處慈壽宮大司憲蔡壽等以爲尹氏雖爲坐廢曾配至尊令處閭閻奉養亦窘請別置一室官給廩餼 上大怒以爲阿元子爲後日地下禁府鞫之不屈竟赦不罪至己酉五月傳旨賜死曰廢妃尹氏曩者宮中暴悪日甚

既不順於三殿又肆凶於寡躬至曰並足迹而削去之是特細事至於嘗見歷代母后挾幼擅政之事自以爲喜常以毒藥自隨非惟欲去其所忌又將不利於寡躬不道之罪關於宗社而猶不忍斷以大義廢置私第今者外人見元子漸長多以此爲言後日之禍何可勝言漢呂唐武之禍翹足可待肆於某日賜死于其第又傳旨禮曹曰廢妃之惡昭在史冊雖永不賜食魂豈有寃哉何矜恤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今特名其墓曰尹氏之墓定墓直二人仍令所在俗節致祭以慰子心而雖予百年之後永不改易以遵父志謏聞鎻錄

成宗恭惠妃薨陞淑儀尹氏為妃贈左議政起畝之女丙
申生燕山寵隆驕恣妬忌諸媛不遜於上一日聖顔有
爪痕 仁粹大妃大怒激成天威出示外廷大臣尹弼
商等將順獻議廢黜私第尹氏日夜呼泣繼之以血宮
中毁傷日滋 上遣内竪廉察 仁粹教其宦對以梳
洗艶粧無悔恨意遂信其譖而加罪焉尹氏以拭淚斑
血帨付其母申氏（或愼或辛未詳）曰吾兒幸保全當以是告我
哀怨且葬我於輦路傍俾瞻車駕遂葬于健元陵路左
及 仁粹上賓申氏交通内人潛訴生母尹氏非命之
寃且上其帨燕山常以 慈順妃（貞顯王后）為親母聞之愕

然慘怛見時政記大怒獻議大臣及奉使之人皆剖棺
斬屍碎骨飄風緣坐應誅而先亡者并令斬屍論以大
逆緣坐八寸立私廟今宗簿寺 祭如原廟封崇其墓己卯
錄
愼守勤之妹爲燕山妃其女又爲 中廟潛邸時夫人及
丙寅反正日朴元宗使力士擊殺守勤并其弟守英守
謙等 中廟卽位翌日領相柳洵左相金守重章柳子
先朴元宗柳順汀成希顔及二品以上啓曰擧義時先
除守勤者欲以成大事也今者守勤之女入侍大内若
正壼位則人心危疑請割恩出外傳曰所啓甚當然糟

糠之妻何以爲之洵等又固請之傳曰宗社至重何計
私情當從羣議卽夕愼氏出寓河城尉鄭顯祖家東閣
記
中宗乙亥 章敬王后上賓淳昌倅金淨潭陽倅朴祥上
疏請復立愼氏爲妃 上留其疏政院不下大司憲權
敏手大司諫李荇倡言若復立愼氏有王子慶而論嘉
禮先後則愼氏居前置元子何地指爲邪議合辭請拿
鞫遂配朴于南平金于報恩己卯錄
肅宗戊寅冬前縣監申奎上疏請追復愼妃 上命議于
大臣領府事南九萬以爲當初愼氏之出雖曰非 中

廟本意然　中廟當宁之日若金淨朴祥等之疏誠得
義理之正而　中廟未嘗有處分今已過百餘年矣在
我後王乃於祖宗配匹之重無所禀承以意進退贈齊
體於於禰之地加并享於二后之右豈禮經所謂有廢
莫舉之義乎春秋於先公夫人雖大故之所當絕者不
敢貶踈皆書以小君以有大故而不敢擅奪者推之其
有大寃而不敢擅伸亦可知矣宋仁宗郭后之廢實是
千古之寃痛當其時孔道輔范仲淹等以死爭之誠臣
節之當然而英神以後則名臣大儒之論未聞有以復
位事為言者豈不以易世之後無可禀命之所故耶哲

宗孟后亦因讒擣而廢至徽宗朝向太后使之復位此乃以姑復婦非以叔而復嫂也厥後再廢也宋之遺臣迎入禁中此則搶攘時事非可為例云户曹叅議權尚夏以為金淨朴祥之疏實為正當而慎氏終於廢斥未行封典則此先王之廢妃也勿論當時處置之當否人心抑鬱之如何其在子孫黎民之道以先王廢妃追附於太廟恐或有違於子思所訓之常禮云 上納其言遂稍加尊奉朝野記聞

順懷世子當行嘉禮尹元衡以其妾婿安德大之切族黃大任女子符同卜人既裝五柱以為最吉納之親迎之

期只隔旬日大任之女忽患腹痛甚重自 上以為病
人不可配東宮又難適他降為良娣未幾死改選尹玉
之女行嘉禮翌年順懷歿尹嬪至 宣祖壬辰卒未及
葬倭入京城遂失其柩

仁祖丙戌二月命招大臣六卿下備忘記于賓廳曰姜嬪
在瀋時潛圖易位紅錦翟衣預為造作內殿之號公然
僭稱上年秋間乘其憤怒來在至近之處高聲發惡俾
人問候亦廢累日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以此現著之
惡推度其心術則埋凶置毒皆非他人之所把也欲害
君父者不可容息於覆載之間令該府律文相考稟處

賓廳及兩司啓請廢黜降號全恩善處累啓不允大司
憲洪茂績之啓至曰姜嬪之罪可廢不可殺也殿下欲
殺姜嬪先殺臣然後乃可為也副學俞伯曾又劄論之
答曰姜氏多金帛善誘人洪茂績俞伯曾自前稍剛而
猶且畏憚終不立異姜氏權勢重矣又以判府事李敬
輿先為退出闕外初命削黜繼又命絶島栫棘又下備
忘記直為廢黜賜死言于兩司大臣金自點李景奭崔
鳴吉即為承命兩三司發啓連劄力爭不已景奭鳴吉
又更劄請全恩三月十三日引見左相金自點原平君
元斗杓等縷縷下教大司憲李行遠退出先為停啓正

言南重晦隨又傳之姜氏教命印冊章服等物自內収
取下政院燒破以四人轎出送姜氏于於義洞本家使
內官宣旨賜死因為告 宗廟肅寧殿頒教八方令該
曹二等禮葬于姜家族山近處三年祭物依光海時例
參酌題給 國朝典謨

後宮

太宗欲以大學衍義后夫人可法可戒之事敎中宮及世子淑嬪以下諸宮人命書衍義齊家之要以進 寶鑑

世宗朝有一少姬寵冠後宮常在左右姬恃上眷愛以徼事上請 上曰使見女子敢發于請之言由予啓寵而然也此女幼而如此壯可知矣乃斥而遠之 公私見聞

成廟喜酒多近姬侍命內需司日獻素屛風過一夜盡赤而出以噬血故也 五山說林

燕山朝選入娼妓有姿色者萬計樂工稱廣熙妓女稱運平延入者曰續紅曰繼平入內者曰興淸近入者曰地

科興清經幸者曰天科興清所着有迓祥服所居稱聯芳苑以圓覺寺為局又以宜城尉第為含芳院齊安大君第為蕾陽院甄城君第為趂香院興清及絃手列居之興清之擢選者居聚紅院在明政殿之右肅章門疾病家為清歡閣貧沽官為會緣閣曾經御幸者居之内人之色衰者所居為杜蕩護清司使之大行後終身向慕與清保人名之曰護花添春置護花庫以應其供饋置延惠署以供其喪用置廣惠署以供其祠祭署在孝思廟設布染司使監造迓祥服採少女于各道者名曰採青使 謏聞瑣錄

仁嬪金氏考諱漢祐司憲府監察妣李氏忠義衛孝性之
女以嘉靖乙卯生享年五十九始　明廟晩而無嗣
文定大妃憂之甚一夕夢異人告之曰尚州李某有女
子納之則吉覺而使人物色之不能得忽有一僧指其
所居遂得之納于後宮是爲李淑儀淑儀竟無子而仁
嬪以其表姊取養于宮中　仁順王后見而異之屬
宣祖備後庭時年十四歲育四男五女　元宗亦其誕
生　谿谷集
萬曆壬寅　宣廟簡定繼妃大禮之日諸後宮多有不平
色獨仁嬪金氏辭氣妥然至於奉進龍袍之際供奉左

右有若別有喜事者然當日宫人之侍殿上者皆曰金
嬪必享厚福之人 公私見聞

仁祖嘗夢見一女子自稱張留之女書進太平字及竊心
異之密加搜聞則有進士張留者果有女子遂入宫中
試令書字則乃書天下太平春五字以進只符一夢而
已終無他異 閑居謾錄

後宫於所産子女不敢爾汝盖不敢自母於其子也而安
嬪李氏於淑寧翁主爾汝之 孝廟將加極罪仁宣后
屢請得免焉 公私見聞

孝廟朝後宫李氏生淑寧翁主而終 孝廟世爵止淑媛

供出該司此外無一毫所加　顯廟在春宮累白之不
許曰留為汝他日之恩可也盖上意欲畏法於當朝而
含恩於後嗣及　顯廟嗣服禮遇倫至至　肅廟恩禮
極隆封至安嬪 公私見聞

嚴宮闈

睿宗朝有大賈罪當流夤緣保母乞免　上曰王者無私敢以保母亂廷憲遂杖流之 誌狀

成宗御便殿奉保夫人白氏請爵人　上曰汝受何物而請之乎官爵公器因內謁爵人於國政何後若更言予必不貸 國朝典謨

中宗丁丑文定王后冊封時判書尹珣妻以同姓婦女曾見幸於燕山正言趙光祖劾以淫穢之物恐或見忝於大禮請黜於外使不得留在京中　上允之 日月錄

仁宗嘗見侍女有麗服者即令出之宮庭之內不嚴而肅

如也 誌狀

宣廟朝潛邸時乳母乘有屋轎入闕有所干白 上不悅叱曰汝豈可乘有屋轎耶命黜之乳母步還其家 栗谷日記

宣廟庚子 王妃寢疾藥房以醫女愛種稍解文字術業優於其流請令入診 上曰聞愛種是倡女雖有軒歧之術不可出入於內庭也 寶鑑

光海朝老宮人以故紙裹珠而紙有所錄物名余取觀之則乃其時某邑倅進獻闕中者而所錄 大殿綿紬五十疋 中殿四十疋 東宮三十疋而金尚宮任昭容等諸寵姬各有所贈遺盖都錄以送于金尚宮使之分

進者也 公私見聞

光海時老宮人爲余言廢主時宮女無不締結宰相名士各有所爲主者宮女輩爲其親屬有欲圖囑則必曰某宰與某女相交可以通之凡於官爵刑獄之類公相祈請曰須製一佩囊護簡以送則事無不成云 公私見聞

光海時李貴之女適金自點之弟自兼早寡失操浪跡於佛堂從事於阿彌事現被囚臨訊願入宮中光海許之及入宮中交結金尙宮約爲母女常言其父及夫兄自點之忠誠不幸見嫉於大北常欲謀害云云日日訴寃見貸他宮人之銀納之于尙宮者幾數千兩癸丑正言

韓惟翔等啓以李貴金自點久畜扶護西宮之謀禍將
不遠請預圖之光海方與金尚宮遊宴後苑金尚宮執
光海手大噱曰外議良可哈誠之金生寧有此意況金
書房一介寒儒有何權力得爲異謀光海回下曰莫以
無形之言枉害忠良及反正之日李而攽告變大臣禁
府堂上會于闕下而是日金自點盛備酒饌納于金尚
宮光海方與宮人宴樂而告變之章故置不下是夜擧
義兵自彰義門入至昌德宮金虎門守將朴孝立開門
迎之 續雜錄
有老宮人嘗言 仁祖朝鳳林麟坪兩 大君出閤後每

當入謁宮中　上輒使少年宮女避匿曰天王家自有
禮法　大君雖於予爲子而出閤之後則便同外人宜
有內外之別不可如幼年在闕之時 公私見聞

孝廟乳媪之妹阿保之功與其姊無異及　上卽祚封乳
媪爲奉保夫人而其妹年老爲比丘尼　上念舊勞時
名入宮中厚賜衣食而遣之　上之酬功報勞可謂盛
德而後世援以爲例不無害者可以爲戒矣 公私見聞

孝廟於戊戌年間有下堂之憂久而不瘳口味屢爽思嘗
異物而慮致民弊不責諉司使諸公子及宦官宮女家
隨得以獻厚直酬之不煩民力而諸物畢至翌年龍馭

賔天自後遂不無援以為例者數十年來其獘尤甚雖閭巷賤流得異物則必獻獻之必取直至於希望異數遂有不尊九重之意古人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豈虛語哉（公私見聞）

似聞駙馬公主俱入闕內宿留仍滯累日不出此言果或然耶此　先朝之所未聞　宣祖時所未有之事也宮禁之不嚴固不可論亦不為流連宴安之歸乎（孝廟時白軒劄）

顯廟嘗於筵中問曰內間之言出於外間何也左右莫能對洪沂川命夏對曰以外間之言入於內間者即是也一時稱為名言（沂川碑尤齋集）

肅宗乙卯三月清風府院君金佑明上劄以為福平君極兄弟荷 孝廟如己出 先王若同産之仁出入禁闥醜聲聞外乃使各殿紅紬至有有子之人此乃 先王之所駭憂 慈殿所難處云云福平福昌及内人常業貴體就獄納招箇箇發明判付内信聽人言至使骨肉至親陷於不測不勝痛泣并為放釋翌日夜對備局諸堂許積權大運張善徵柳赫然申汝哲金徽尹深等上張燭東向坐諸臣入閤内有哭聲積曰此必 慈殿親臨也因請至近之地入侍未安臣等當少退 殿下入内懇達 慈殿止哭後當復入侍 上入閤而哭止諸

臣更入則 慈殿下教曰 先王之於福昌兄弟眷愛至篤無異同氣一日與諸公主匾處 仁宣大妃私蔵之時見福昌與常業殊常之色恐爲其禍根欲爲處分而遽爾 昇遐予自内窮詰常業則以爲 仁宣大妃初喪福昌以斂襲執事展鋪衣裳之際潛握其手又於發靷日輪輿排設時落小紙於渠前道盡相思之情終至見逼云貴禮水母也福平每索茶水仍握手而戲之厥後隆福殿移殯時會祥殿月廊侵逼見從云此等事先王及予所親見聞者而主上幼冲不知此事予恐宮闈不嚴果爲告知于父親有此陳劄而主上自幼與福

昌情厚不以予言為是乃以信聽人言陷於不測為言
此予痛心者也積曰 慈教明白更無可間當决案取
招矣 慈殿曰遠地定配可也 國朝典謨
肅宗甲戌 中宮復位始金春澤韓重爀等潛聚銀貨誂
補與羣士大夫通宮禁謀復廢妃閔黯等詗發之方鞫
治而會 上黜黯等召用舊臣或言此輩黯等所欲殺
何必為世充建德報仇宜不深竟領相南公九萬以為
金清城庚申之事雖曰有功本非所宜為不痛防私逕
國必亡上疏言今日臣民既以 中宮復位為大慶又
以 殿下光明快斷為大幸若謂羣不逞一分有力於

其間其爲 聖德累何如哉鞫其虛實快正 王誅爲
聖主解中外之疑惑爲 坤宮明復位之正大爲士大
夫洗千古之羞辱是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者也罪
止竄配不足以釋疑 上善之後因人言免相已而還
拜時重焃輩猶未正法公又言朝廷屢變黜陟靡常賤
人指高位逆旅之傭夫遐荒視流竄若相渾之卧龍禍
亂之作雖根於黨論翻覆之機或疑以他逕是以鈇鉞
丕行而紀綱愈不立處分一新而人心愈益疑臣於獄
案得其情狀所聚之貨盡歸酒肉裘馬之費其非爲復
位行賂昭昭也 殿下赫然照臨今爲狐鼠輩所誣如

此臣誠痛之重爀竟梏死 昆侖集

肅宗朝正言洪啓迪疏論禁中有歌呼之事有乖於放鄭聲之訓矣 上曰若非諫臣之言此等怪駭之擧何以知之聚會歌呼者查出痛治丘史之出入闕庭者一幷嚴禁仍賜豹皮誌狀

肅廟朝有以書吏陞爲內司官者前死之月言於所親士夫曰吾以古時下吏時或候謁舊識士夫則以我識在內司之故謂應備知宮中事必問內侍之爲 上所愛者爲誰侍女之有寵者爲誰及其族屬之誰某此不過

儲嗣

世宗自在潛邸好學不倦嘗有微恙猶且讀書不已 太宗使小宦盡取書帙唯歐蘇手簡在側乃取盡閱雖在進膳時必開卷置諸左右或至宵分亹亹不厭 實鑑

世宗三年謂代言曰八歲入學古制也今世子年八歲宜擇日入學世子備儀衛率僚屬至成均館以儒服入大成殿酌獻畢遂行束脩禮于博士升堂受小學而還 實鑑

世宗末年雖使 文廟參決庶務而司僕正除拜之事亦稟於 世宗而為之此事載於徐居正文集 四佳集

讓寧爲世子淫於聲色不務學業自設鳥械於堦上方與
書筵賓客對坐徘徊四顧志不在學忽有鳥掛於械奔
走往取之鷄城君李來爲賓客一日到宮門外聞内間
有人作鷹呼聲心知世子所爲及世子坐筵來曰聞邸
下作鷹聲此非所當爲願篤志於學勿復爲此聲世子
佯驚曰平生未見鷹安得爲鷹聲來曰畋獵時臂而逐
雉者此是鷹邸下豈不見之乎凡有懲咎來必反覆極
諫世子視如仇讎嘗謂人曰若見鷄城則頭痛心亂雖
見於夢中其日必有感寒之疾 慵齋叢話
世子禔雖失德見廢而其猖狂放迹實同恭伯云今南大

門額崇禮門三字乃其手迹宏偉磊落可以想見其人

鵝城雜說

文宗久在承華春秋向高而沈潛學問值月明人靜或手携一卷步至集賢直廬與之問難時成三問等直殿夜不敢解冠帶一日夜刻將半意鶴駕不出脫服欲卧忽聞户外履聲呼謹甫（三問字）而至乃 上也（龍泉談寂記）

成廟朝孫賛成舜孝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登御榻有撫床之歎臺諫請罪且欲問密啓何事 上曰戒予好色耳終不言（名臣錄）

中廟御思政殿見元子讀書（即仁宗方五歲）輔養官南袞趙光祖

及承旨史官入侍元子絳紗直領玉帶黑靴子端拱對案嶷然如成人讀小學如流訓詁分析聲音洪厚史官等竊見天顔喜容不裁 日月錄

中廟臨筵必命世子就坐御床東畔一日筵官講訖方論文義 上問某語出於何處而其意云何左右寂然不能對 上顧世子曰知之乎世子起而對曰出於某書其意如此如此左右無不拜賀 上再三回顧恱豫之色溢於天顔 寄齋雜記

明廟乙丑不豫至天語不可辨李東皐浚慶承內殿旨命將扈衛于 宣廟潛邸 明廟不知也疾間開筵李相

頓手于上前曰王候違豫舉國恐懼皆以國本為憂臣待罪大臣不得不為宗社計王色不悅曰予病豈至於斯而大臣預為此事歟閔相箕時以特進官入侍自袖中出大學衍義定國本卷進之曰大臣謀國豈顧身計古今亂亡恒由儲嗣不定若觀此書則聖人當自知之明廟諦視色始康曰首相以身殉國可謂社稷臣矣仍命經筵講大學衍義賜閔公豹皮衍義進講自此始 荷潭錄

世傳 宣祖違豫中親畫竹一簇其一巖上王竹老經風霜摧折枯槁之狀一悉竹自王竹傍而抽枝葉寔繁長

節過寸廣占盤石屈曲盤結之狀一嫩芽自石上王竹
正幹中抽出穉枝軟葉雖未壯盛縹緲正筍已有干天
美月之氣象也一日　上引見鰲城漢陰柳永慶李弘
老等使小宦取簇示之曰予病中偶模一竹未知手法
何如平時鰲漢以下不曉聖意皆頓首稱神永慶俛首
無言而已獨李弘老曲爲愁慘之態諸臣所不見之時
頻頻洒淚　上罷朝引弘老入臥内而問之弘老復哀
痛曰不忍見　殿下今日情勢也蓋　上以王竹自比
以悪竹比光海以正筍比永昌也永慶之探試上意弘
老之逢迎承順皆由此故光海卽位俱被極律云丁戊錄

仁祖乙酉閏六月御養和堂召大臣卿宰問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今國事如此予病如此予欲於兩大君中擇封世子羣議如何左相洪瑞鳳領府事沈悅曰稽諸往牒太子不在則太孫當立此乃經常之典上候雖未寧元孫年已十歲莫重宗統不可經議判府事李敬輿曰元孫提抱已久如不克負荷則殿下當從容詢問諭以實情然後有此擧措猶或可也今聖敎不及於元孫之賢否而只以幼冲爲言從古冲年繼嗣成德保邦者亦非一二此言一出必致人心波蕩今日羣臣皆知世嫡之當承經常之外更有何辭以對乎如此非常之擧若

出於或因私寵或因讒間則臣豈敢愛死殿下止慈之仁非有一毫私意只爲社稷生民大計反常行權其在古昔亦有此事此臣不敢抵死苦爭者也 上曰此事領相決之領相金瑬曰臣雖首相何敢獨斷吏判李景奭曰國有長君雖曰社稷之福無易樹子是亦古人之訓常道之外豈有他哉禮判李植曰臣忝在儒臣之列若問古事則臣固不讓而權變之道臣何敢贊成洛興府院君金自點曰自上必有深思遠慮故有此下教莫重之事不可持難惟在聖斷左贊成李德泂曰元孫若渾置諸孫之列則如此處之未爲不可而名位素定屬

望已久羣臣安得不對以經常之道乎第今日之舉亦出於聖上之不得已豈有愛憎於其間哉惟在聖上與大臣矣　上曰元孫人事素不開朗決非擔當大事者予有二子而必有優劣誰其可乎淫曰此非臣等之所敢定然德均以年古之道瑞鳳曰大君與士大夫無相接之事何以知其賢否乎　上曰以鳳林大君爲世子

國朝典謨

顯廟在春宮有內侍造進捕禽獸兕械百般求媚　顯廟極愛之他宦莫敢望焉及己亥即祚人皆謂某宦必專內事乃以巧佞被斥終不復近龍床公私見聞

肅廟己巳正月引見大臣六卿三司　上曰國本未定國勢單弱即今莫大之計不在於他今予下諭乃王子定名號事也若其遲回觀望敢有異圖者納官退去可也吏判南龍翼曰國勢孤危朝野顒望之際王子乃生臣民慶幸何可勝達第今日下敎出於意外定號之擧亦涉太遽郎今內殿春秋方盛今此擧措豈不太急乎殿下以退去為敎臣退則退矣所懷如此矣户判柳尚運曰王子既生之後一國臣民有所依焉前頭若無正宮斯男之慶則國本當自定矣豈有今日名號之定與不定乎兵判尹趾完曰南龍翼之太遽為言誠是矣漢明

帝明德王后嗣續望斷之後以章帝子之必以正宫爲
重可見矣王子生纔數月而此後無正宫螽斯之慶則
國本不期定而自定矣工判沈梓曰今此下詢出於社
稷大計孰敢有覬望之意而事體重大且諸臣以後慮
爲言不無所見唯在博詢而處之大諫崔奎瑞曰聖上
春秋鼎盛王子生纔數月定號何若是汲汲乎今日下
詢旣是大事則當從容訪議乃以官爵先爲豫制群下
至于退去之教待群下太薄而於殿下亦未免大段失
言矣　上曰予年幾三十尙無儲嗣昨年始有王子今
予之欲定豈汲汲也上年五月夢遇一人問予何時當

有男子云則荅云已懷孕予曰雖懷孕安知其男子云
則荅云是男子王子既生之後予心尤有所恃矣領相
金壽恒曰若王子衆多之時則或立長或擇賢而今日
則只有一王子德器成就之後國本從何歸乎今日諸
臣非有他意於其間只以王子方在襁褓之中所達如
此惟在聖上參量處之矣 上曰宗社大計不在多言
定元子名號擧行事分付該曹國朝典謨

敦親

世宗十八年以廣平大君璵爲恭順公芳蕃後錦城大君
瑜爲昭悼公芳碩後立廟奉祀當時別無異議今 上
中宗丙子欲立廢主後奉祀衆議紛然竟未擧行己亥
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請立燕山 魯山後以奉其祀
臺諫請罪拿致詔獄竟罷職亦可以觀世變矣思齋摭
言

安繼宋夫人李氏 世宗孫女於 成廟爲五寸親也親
祭東郊後欲歷見李夫人而慮有諫諍到興仁門內第
二橋上立命輦陪輦向李夫人所居梨峴私第諫官果

爭之不得李夫人身着綿布黑衫手治女紅驚聞車駕
之臨顚倒迎謁　上叙盡情義特受其夫爲掌樂院奉
事行厨所用金銀器皿盡令悉賜其器物亂前則多傳
於諸後孫家而御坐方席則常懸於堂中歲久爛盡云

安氏延錄

仁祖朝龜川君扈駕公州還　上命招扈從宗戚於禁中
賜宴公爲班首　上親自執爵不名公稱以族長且謂
曰宗班之事專委於卿常加倚重賞賚便蕃寵幸無二

呂領相聖齊國舅西平公之外繼孫而判官韓斗相乃西

平公緖曾孫也呂公登第唱名之日　孝廟私覿于寢殿曰予之外家零替冠冕不繼汝幸登第喜不可言汝須顧護韓斗相母晉終始呂公起而拜命故常爲斗相地未嘗不惓惓焉閑居漫錄

孝廟朝貞仁翁主從其子安山倅洪琣卒於郡衙家在城中發靷而歸也使之入殯于其第誌狀

宗室儀賓

世宗新設宗學聚宗親讀書順平君年過四十不識一字始讀孝經而學官教開宗明義章第一七字君尚不能讀乃曰僕今老鈍只受開宗二字足矣遂於馬上讀之不輟又謂僕從曰汝亦不忘開宗以備吾窘臨死聚妻子呼訣曰死生至大豈不関心但永離開宗學是大快也 慵齋叢話

世祖朝宗室進禮君衡有文武才以慶尚兵使入為吏曹參判又永順君溥參重試及登俊試春陽君徠參式年及第駙馬河城尉鄭顯祖參親試第三名厥後宗室只

試藝而不許文武職駙馬則雖如宋寅之文才不得登
用焉 芝峯說

安平大君瑢書法奇絶爲天下第一又善畫圖琴瑟之技性又浮誕好古探勝作武夷精舍于北門外又臨南湖作淡淡亭藏書萬卷招聚文士或張燈夜話或乘月泛舟或點聯或博奕絲竹不絶崇飮醉謔一時名儒無不締交無賴雜業之人亦多歸之碁局與子皆用玉亦用金泥塗字又令人織細綃揮洒真草亂行人有求者即舉與之事多類此 端宗癸酉以陰有異志與金宗瑞等多在淡淡亭爲罪賜死于江華 慵齋叢話

宗室永川君定喜王荊公及本國陽城君李承召之詩每誦陽城之白登山賦一日內宴醉甚近就 御前平坐請曰蘇與王孰愈 上不答但曰未可知永川曰荊公優矣又請曰李與徐孰愈蓋指陽城與達城君徐居正上又不答永川曰李優矣又請曰李與臣孰愈 上慰藉答曰卿似優矣永川即叩頭于磚上已而頽然矣謏聞瑣錄

河城尉豪富冠一時酒酣必言言用文字蔡耆之曰君財寶有餘而不知所用文字不足而顧能用之何也一座大笑以為名言青坡劇談

成廟鍾愛王子一人多有過僻之事烏府論之 上命召城上所入掌令入謁 上書一句而賜之曰世人共愛霜後菊此花開後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升遐 五山小說

豊川尉任光載性喜文章 成廟寵愛之賞賜御札奎藻無虛日後以娼妓事與公主不協譴之外郡收入御札所過從人家連累至七八 謏聞瑣錄

朱溪君深源號醒狂經明有行兼通醫術前後五上書論治道又廷論姑夫任士洪不道異心 譴長端又譴仁川燕山末年士洪用事譖殺之甲子其子有寧亦遭禍闔

門無遺　中廟朝贈爵旌閭名臣錄
中廟壬辰東宮延處有灼鼠咀呪之事且作假像懸木牌
書不道之言捕可疑者鞫之指以朴嬪所爲賜嬪及福
城君嵋死兩翁主廢爲庶人皆嬪之所生唐城尉洪礪
死杖下光城尉金仁慶竄外洪貞皆以交締賜死鄭光
弼以爲事涉疑獄且王室至親不可榜掠欲緩之而不
得時金安老主張之鍛鍊成獄日月錄
礪城尉宋順庵寅　中廟朝儀賓也時有戚里喜事貪權
責人以己所不能爲者故疾之者多順庵因其來訪戒
之曰外朝之臣自當持清議任怨敢言言不用行不合

則奉身而退而吾與君則處地絕異既不可遠離輦下自內有私賜與則自我不得不有私進獻宮中有事則妻女子婦亦當承命入見此豈外朝臣子之所擬者乎大凡人情雖不要寵亦不欲得罪是以不能無苟順正旨者故雖自謂簡嚴之人而宮女輩有請則堇能游辭彌縫而終不能據理嚴斥已所以自持者不免疲軟而反以繩墨責人怨安得不生且歷代帝王雖不能不以權與人而權之所在忌心必萠戚聯天家者惟當奉公守法一心王室持身無愧而已古人云怨可解不可結怨多則謗多諮多則禍至自古貴游之家多不得保全

皆由於怨多也 公私見聞

宣廟嘗簡儀賓目趙公啓遠曰此國兒也爲主擇壻何必此兒 左菴集

國朝初選儀賓必取其地散品下者蓋不欲人才之局束禁道也自 宣廟以後則不然必擇其傑然而秀窃然而文者故彬彬乎皆可尚也 左菴集

宣廟辛丑宗室文城君上疏請令宗室許赴科擧白沙議以爲宗親及庶子孫之禁元非祖宗定制而不知中間緣何又錮至此耶自變後宗室之間此論已騰騰不可止聞者輒怫然不平非其心之有所挾也蓋人情習古

不樂改舊也歷代徃迹雖不能詳前宋通用而南渡後
始不許通大明之制尤嚴於前代至後裔具不得通我
朝始禁之時不知因何而至此耶前日 上教以為不
可輕變聖筭所及必非偶然 白沙集
宣祖丙午春永昌大君璣生領相柳永慶援 世宗朝廣
平臨瀛大君舊例率百官陳賀閭巷皆言永慶逢迎
上意為固位計光海即位李爾瞻李偉卿等請誅璣至
於庭請遂取永昌于大妃側出置于江華甲寅春府使
鄭沆希光海旨鎖之密室燒其炕令欝胃而死 荷潭集
光海丁巳龜川君睟與宗室十九人疏論爾瞻罪狀光海

曰聽何人指嗾而爲此疏乎公入政院獨答曰豈聽人
指嗾而陷身於不測乎若拿問則當盡其未盡之懷三
司交章請安置只命遠竄公就道有詩曰爲國丹心白
日明孤臣一死等毛輕封章直欲扶宗社肯恨今朝儋
海行癸亥反正寵加二資云云 名臣錄

孝廟在鳳林邸受學於師傅尹善道仍問處身之方對曰
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豈不爲千古名作
乎蓋諷以韜晦也 孝廟每語諸駙馬曰當日善道愛
我而言而余之警惕得力爲多 公私見聞

孝廟朝麟坪大君乞暇往關東遂往北路洪沂川命夏論

咸鏡監司違例出待之罪 上自咎以不能教第元菴
集

獜坪大君之喪 孝廟臨哭凡係治喪之事親自照管內
侍遵式例以紅綃銘旌資進之 上特命以國喪所用
紅廣的緞用之仍命獜坪夫人叔父判書吳竣書之判
書執不肯書 上曰非有君命而用之則僭也是予面
賜者無不可也判書不得已書之其後王子女家有喪
則非有 上命而皆援獜坪喪故事用廣的爲銘旌外
朝士大夫亦效之閒用廣的遂視爲尋常事識者寒心
余於獜坪喪時入侍 上前親聞聖教 聞見因繼錄

孝宗甲午永安尉洪柱元赴燕還會趙公錫胤朴公長遠俱言事竄逐公上疏極陳錫胤愛君之誠長遠家有老母 上以公干預國政冒犯邦憲嚴旨罷職 文谷集

丙午年間 莊烈趙大妃疾瘳後同 顯廟幸後苑 妃召諸公子拔壷射的使君魁者乘馬居末挾鞍籠呼唱前導樂善君居末大聲呼唱作儺除狀少無幾微見於色又樂善君有所眄婢隨其夫人入宮 上欲資大妃一笑使樂善負之而行樂善負之甚勤汗流滴地不聞命不敢捨人知其必能保全終始矣 仁祖朝王子名潚 公私見聞

顯廟己酉先君扈駕溫陽時余內公主之喪穀燧未更諸人皆來致慰而宋尤齋時烈自懷來朝見先君而曰為完台家福祿有公主之喪可見連姻宮禁之家為人所憂如此也 公私見聞

鄭相公維城之孫齊賢尚淑徽公主為寅平尉公益加畏慎嘗謂公主曰主不欲孫兒生耶對曰不省所謂公曰福過則災生吾家世世清寒今承奉太過則禍孽必生願加節省後寅平將死公就見之見室內內賜服物出而歎曰宜其死矣 尤菴別集

肅廟辛酉東平尉鄭載崙以主殁于天上疏援班城尉姜

子順河城君鄭顯祖例乞再娶且引先朝欲存孟萬澤
尉歸而使之娶妻之意爲儀賓再娶之證 上特許之
臺臣言其不可遂寢其命仍定儀賓毋得再娶之法 寶
鑑

肅廟戊辰備忘記東平君杭別無引接之頻數賜與之優
異而宗班中有忌疾造言者令宗親府有司堂上摘發
以啓未查啓前諸宗問安單子使之勿受仍以金坪君
澥不卽查出特命拿鞫定罪南領相九萬筵奏以爲東
平於 大王大妃殿爲親孫出入恩數自當與疎宗不
同而至於惠民提調未嘗有宗親除拜之規昨日又有

遣史官傳諭之命自前王孫處未聞有此舉凡史官或於王子大君大臣或於儒臣而遣之矣向者國舅處遣之人猶異之況於東平乎 殿下雖以為未甞偏厚人情安得不疑惑 孝廟於麟坪友愛至篤不能一裁以法或不無踰制之事且其諸子又命 顯宗視若同氣此實盛德事而楨柟等憑恃恩寵反為驕溢終有庚申之事此皆 殿下目見者而今於東平又加以非分之寵臣竊惧焉 藥泉集

戚里

太宗朝封金氏為 王世子淑嬪拜其父漢老同知摠制
名漢老曰卿遠鑑沈孝生近以閔氏為戒予自幼深知
卿謹厚能守富貴故擇卿女以配 世子卿宜敬受吾
言勿忘 寶鑑

太宗朝閔無咎無疾賜死厥後閔無恤無悔嘗因 元敬
王后有疾入闕俟兩大君入内 世子(讓寧也)獨在之時
無悔告曰吾兄無咎無疾豈有謀反乎 世子生長吾
家願蒙恩德 世子荅曰汝家門不善矣此言傳播鞫
問無恤等 上曰此人等罪固大矣但宋氏(無恤之母)未安

予豈無人情乎令付處于外尋因政府之　啓并賜死
妻子遠方安置東閣記
權駙馬跬陽村之子也尚　太宗女生二子曰䎅曰聰䎅
年十餘拜敦寧直長一日仕衛上屋探雀鷇都正擇至
不及迎都正怒召立于庭詰責之䎅即入訴　太宗笑
曰爲汝官卑故也立召政官拜䎅同知令及衛未罷視
事都正大驚出迎聰幼時　太宗愛之常置膝上侍臣
有長鬚者聰援佩刀剔棄之羣臣請其罪　太宗曰朝
廷之禮不可不嚴聰罪當誅然幼稚無識願從諸公貸
其生可乎羣臣頓首謝命幽于崇禮門外歲餘　太宗

稱疾篤羣臣入問疾 太宗曰予疾已漸非醫藥可治與諸公相見能幾日矣羣臣皆泣 太宗太息曰予有孫聰病中甚念之畏朝廷不敢見因泣下羣臣頓首請赦 太宗之顚倒羣下皆如此 涪溪記聞

鈴平君尹士昐 貞熹王后之弟也 成宗朝奉表于京而權叅判景祐爲書狀士昐恃宮掖之勢有黷貨之請還到義州權公盡收其貨以聞 成廟卽下士昐于吏權景祐爲從官 東朝亦不敢丐其命士昐以憂死景祐自此日被寵遇 國朝典謨

成宗朝明淑公主請於 上曰洪常叔父傭爲長興府使

其妻病難於赴任願遞本職　上命敘京職大司諫孫
比長等上劄以為不可私循而毀法請準期不敘　御
札答曰予觀所言深以為正予之此事私也非公寧不
愧哉聞過即改亦不難矣爾等能盡乃職予甚嘉之國
朝謨烈

尹任乃　仁宗之舅也以武人在　中廟朝階崇政尹元
衡即　文定王后之弟也為人奸邪銓郎中書之薦皆
不得參一時躁進之輩各有所生遂有大小尹之說
中宗己亥東宮有火災藉藉指為人火大司諫李霖上
劄有曰褒姒之漸易至驕陵忌克之禍終成厲階云云

辭語大露識者憂之 仁廟即位即擢元衡工曹叅判
蓋慰 慈殿之心大司憲宋麟壽等論劾踰月竟奪嘉
善資一時有長慮者憂其已甚欲其停論其妹夫成悌
元清修好古麟壽言無不從一日同宿語及不可堅執
之意麟壽終不聽至反復重言則佯睡不應及元衡得
志霖與麟壽并被害東閣雜記
仁宗在東宮尹元老元衡等譏閙兩宮必欲生禍而元老
尤邪毒 明廟嗣位成服後翌日三公六曹叅議以上
兩司玉堂論列元老罪悪請遠竄累日乃命付處外方
未幾柳權等被罪元老召還初議罪元老時獨叅判李

浚慶以爲 幼主新卽位 母后至親不可罪之衆不
聽東閣記

尹元衡爲奉常正時議將駁之李公浚慶止之曰宰相同
生猶可爲階梯職以 中殿同生可不保此職乎元衡
深德之及乙巳獄起李公以仲悅叔父出爲平安監司
陳復昌疏陳幼沖嗣服之初不可無 先朝善人卽召
還皆元衡之力也月汀漫筆

君子交遊不可不審如宮禁戚里之人則不論善惡必遠
避之可也尹潔善士也嘗與綾原尉具思顔友善一日
赴綾原家乘酒語及時事曰乙巳陷辜之人豈無橫寃

有一人預聞之漏其言於元衡則不旋踵而將有赤族之禍綾原惧其及己先告之潔陥死此足爲後人之戒

鶴城雜記

安公坦夫女爲 中宗後宮是謂昌嬪持身謙謹雖隣居小兒到門詰責只引過遜謝而已及嬪生三子女杜門不出恐人或以王子外祖家稱之昌嬪次子德興大院寔生我 宣祖安公處地尤尊貴而心不變身不着紬緞晩以老病失明 宣祖欲以尚方所進貂裘賜之而恐違雅志使人試之安公曰我是賤人着貂裘死罪違上命亦死罪等死無寧安分而死 上知其意不可奪

命家人稱爲兒狗皮以進之安公以手摩之曰尚方之
狗有别種耶毛之柔細何至此也爲加於身　宣祖之
於安公乃外曾孫而不過厚其衣食安其寢處而已未
嘗加一命之官盖不敢官私人也其所得廸順副尉告
身亦其原從勳例得者也至　孝宗朝追贈右議政　公
私見聞

宣廟癸酉特　旨拜沈義謙爲大司憲正言鄭澈績於經
筵白　上曰特旨不當用於外戚　上厲聲曰只在其
人賢否耳外戚何尤焉澈績大沮蹰踖執義辛應時進
曰澈績之言公論也　殿下不可摧折太過也澈績退

詣賓廳見應時頗有感悅之色仍往義謙家謝曰非敢毁公也只言用人事體耳然績雖發直言而旋作諂諛之態識者鄙之（栗谷日記）

宣祖癸未尼胡之變募粟尊入粟塞上許通仕路金公諒貴人之弟也以木綿貿粟于塞下觀察使李陽元以爲募粟之策專爲移粟而發今公諒貿塞上之穀與募粟本意相左 上即命削之時貴人方專寵而不得爭（涪溪記聞）

光海即位初吏曹判書成泳以永慶之黨彈罷領相李完平以李光庭金睟李廷龜擬薦光海命加望以申欽薦

之又命加望光海意在鄭昌衍蓋以昌衍　王妃之表
叔也完平不得已以金信元韓孝純及昌衍薦之昌衍
遂爲吏判物議譁然鄭愚伏經世以大丘府使應　旨
上疏極言初政之失至曰其人不預則命使加望其人
又不預則又命加望必得其人姓名然後始肯落筆焉
殿下之參入己意任情低仰至此而甚矣又言某人以
定策自居李山海而今其子爲某官某人以調護自任奇自
獻而今其身爲某官又論年來除拜不公之弊自邉將
守令皆有定價至　先王末年而極矣之語光海大怒
欲逆諸四裔大臣皆以以言獲罪爲未安愚伏只坐罷

仁祖朝趙判書啓遠守清城府之煎蜜爲果名國中 上不豫時中官使人求之公答曰州府私獻非人臣事君之體非有 朝命不可 上聞之笑曰雖曰君臣何獨無戚聯之情乎 藥泉集行狀

仁祖丁卯清兵陷關西臺諫請正監司尹暄失守之律 上不允臺啓將寢適貞惠翁主因事入闕翁主乃暄猶子新之之內而 仁祖之姑也爲乞其命 上曰朝廷之事當付公論予何敢低仰姑氏詰闕之後若貸暄死則人必以予爲私翌日遂允臺啓蓋翁主之言激之也 仁宣大妃嘗語諸公主以爲戒 公私見聞

仁祖嘗幸舊宮招見私親進謁者惟恐或後申平城景禎獨不肯曰人臣豈私謁乎鄭公經世聞而歎曰見識非他人所及也名臣錄

尹參判攝海嵩尉之子穆陵外孫也與其弟吏部郎垣少擢文科登颺朝端見識明透論議不苟大爲流輩所推仰而金判書時讓獨曰此非國家之福也禁臠子弟醇朴少文蔭仕承家足矣而此子才望素著將必爲國家用後之居此地者不思才分之不及皆將以此爲期挾藉宮禁竟相躁冒則誰能沮遏其勢耶金判書佐明聖王后伯父而果斷無私繩墨截然朝廷倚以爲重

而李都正楚老獨言此人之才雖在堯舜之時必不空
老而後世處此地者皆以金公爲口實必欲一襲其跡
則今日金公之效勞國家他日必爲壞損國體之首耳

公私見聞

李孝達信達乃 寧陵後宮李氏之兄弟也 上嘗招之
伏於掖庭使中人傳 命曰汝輩若憑藉汝妹使閭巷
有舉汝姓名者將令內司折汝膝骨而後已也孝達等
恐懼屛息不敢向人作聲氣 聖朝約束嬪御之制固
可爲萬世法而孝達之保有家室亦莫非 聖恩之攸
暨也孝達 肅朝壬辰拜同中樞肅拜日特賜貂皮煖

帽 公私見聞

肅宗朝金右相錫胄以國戚長本兵兼御將以許堅不軌事因內侍啓于 上黜一番人起鞫獄遂錄保社勳封清城府院君 明聖大妃以諺書戒之曰吾家世遵清儉固守窮約至于卿身既拜司馬又兼大將又封勳爵予甚憂惧不能安寢矣因內侍告密雖由於萬不獲已決不可仍以為例也事不守經務為權宜則不但得罪於公議 主上亦必有不是心 君心既厭之後吾於主上為母亦無可救之事矣 天王家與士庶不同故予有一女明安公主甚愛之 主上亦甚友愛而予每

以謹慎毋作過戒之小心奉職初不抵罪可也公私見聞

肅宗甲寅吏曹以清風府院君金佑明方為領敦寧公除後開政時兵曹判書金萬基當為陞拜而領敦寧只是一員何以為之議大臣加設一員廟堂因光城上疏大提學承文提調春秋館賑恤廳宣惠廳堂上以體貌相妨并許遞至於經筵本無妨碍之嫌籌司兼帶亦有仁祖朝前例使之仍察光城又力辭得解國朝典謨

肅宗朝修撰沈濡劉論閔公維重既為國舅不可仍帶備局經筵於是閔公辭遞明谷集

國初則 王后父祖外祖并有勳號觀於權陽村所撰

神懿王后碑可知已不知自何時變制除勳號也晦隱集

治道

成廟接臣僚有若家人父子而臨政肅敬群臣莫敢隱情飾行在上前互相長短面折不少諱避及出閤門坦然懽欣無一纖芥相違蓋上之神明威德所變化也以是觀之古之人臣各相朋黨比周未嘗不由於上之好惡何如也 五山說林

宣廟甲辰元日白虹貫日公應旨陳劄有曰推誠當自納諫始秉公當自用人始人服其剴切 白沙行狀

宣祖下教曰朝廷若去一私字秀吉之頭可致麾下 屯菴集

西崖柳成龍爲都體察使有列邑移文事文既成屬驛吏過三日後復收其文將退改之驛吏持文而至相國詰之曰爾何受書三日尚不頒列邑對之曰俗談朝鮮公事三日小人知三日後復改之故延至今日矣相國欲罪之仍思之曰是言可以警世吾過矣遂改其文而使之頒於于野淡

光海時老宮人曰豊年光海之諱也余詰之宮人曰光海即位後歲數登稔百物豊饒近習專尚豪侈感里日事歌舞每以太平上聞光海侈心漸加士夫貪侈尤甚時明宗朝老宮人尚在闕中歎曰豊年宜在聖世而反在

今日無乃益吾君豫大之心而使之失國耶由此言之
豐年豈非光海之讎耶 公私見聞
光海辛亥公啓於筵中曰高麗太祖立國定制雜用左道
視我朝以禮爲國固爲歉矣然其遺子孫之言曰人君
得臣民之心爲難得臣民之心在於從諫遠讒高麗五
百年精神命脉在此一言可謂英傑之主也 先生年譜
仁祖改玉之初諸勳臣意欲盡革舊事雖其不可廢者事
在光海朝者則必欲改革乃已金尚書尚容言于　上
曰人之勤于梳頭者日或千梳或百梳而猶不能盡祛
膩垢夫日以千梳之勤不得盡祛一頭之垢則何能以

一人之力一朝盡易一國之事乎為國之道視其太甚而更張之可矣 上嘉納之 公私見聞

仁祖己丑 上與世子出御魚水堂命李延陽時白等數人入侍 上親執爵飮之顧世子曰汝亦執一爵公惶感卒飮 上因問曰近日臣僚之不誠於國事甚矣對曰願殿下毋患臣僚之不誠於國事唯患聖心之不誠於臣僚也 延陽謚狀

疏論諸大臣之姱婀姑息有曰旣非君子又非小人其為人之闒茸可知也 杞平乙亥疏

趙浦渚翼常曰今人每言循例此言最害事國之所謂例

者非治世之例乃衰亂之例也因而循之則衰亂何由而振乎人之所謂例者非爲善之例也庸陋之例也因而循之則庸陋何由而改乎 同春集諡狀

仁廟嘗諭孝宗曰汝知日本關伯易得易亡之由乎倭國之法殘酷少恩故軍國之政一出於關伯之口則上下莫敢矯其非從而諂諛逢迎無所不至人非堯舜則每事何能盡善如此而其不爲敗亡者乎由來關伯之傳無過於一二世此則刱業者頗知物情艱大之意用心爲國故僅免其身傳之子孫則無才長惡放蕩自恣於即覆亡豈不懼乎 誌狀

孝廟嘗語及大明事曰古人所云亡國非一道者此言誠有理矣 崇禎皇帝之事問諸華人則曰外無遊畋之娛内無苑囿之樂凡可以亡國之事一無有之而終至覆亡盖由明察二字之不能盡其道也 誌狀

余謂東方歷代惟我朝最文明先生笑曰魯之削也滋甚奈何 尤菴集石室語錄

肅廟乙卯教曰前因平安道御史洪萬鍾書啓仇寧萬戶劉濈業善賑飢民彈壓殘堡故命拜僉使矣其後本道兵使柳斐然殿最以下書塡與御史之褒啓相懸此或暗行之不察則是御史用私之責也殿最失實則是兵

使考績不明之過也其間曲折未詳孰是明察以啓政院以殿最不明請推兵使且請令道臣覈實啓聞 寶鑑

肅廟乙卯引見備局堂上及出獨留許積出示一幅畫乃滄波萬頃泛扁舟一葉也畫上有一篇文乃御製也其文曰夫治國之道有五焉一曰好學問也二曰用賢良也三曰納忠諫也四曰好聞其過也五曰賤寶貴賢也 寶鑑

肅廟丙辰下敎曰今遣御史廉問臧否實非偶然或拘於親疎或嫌於睚眦不以實啓予甚痛之以近日事言之殷山縣監鄭東龍以善治之狀欺罔褒啓至有表裏之

賞矣頃觀遠接使狀啓則官庫蕩然邑民四散無一人
出站云此則重臣之所目覩也其循私蔑法昭昭難掩
事極可駭平安道御史洪萬鍾拿問定罪 寶鑑
崇禎癸未年間清帝汗殂於瀋陽而太子幼弱諸父八王
九王等俱擁强兵人心洶懼未有底定軍卒之亀衛宮
城者皆唾掌攘劒曰先皇聖人也大統不歸於吾君之
子則吾將爲先皇死之萬口一談終不回撓太子遂立
此固清帝固結衆心之致而國俗之忠質亦足可觀時
孝宗大王在質館親覩其事東還後每語於諸公子云
太子即順治帝 公私見聞

勤政

世宗朝右議政致仕柳寬啓曰每日常叅上體勞動請間日停常叅 上荅曰啓意予知之卿老氣勉强詣闕予寀俱焉如有啓事使人啓之卿則安心養和益保衰躬 東閣雜記

文廟卽位宵旰圖治逐日視事經筵輪對等事不少停廢閔判書伸逢禹承旨孝剛問今日亦視事否荅曰然閔曰聖躬大勞盍少休乎河東鄭文成公時在座曰公何發此言人君豈可使倦勤其後閔不得其死文成爲國元老一言之驗如此 海東野言

成廟於筵罷必御便殿六承旨各持所屬各司公事率該員親詣上前呈進　上必與該員及承旨尋繹事理反覆商確如其不可則令退而更議如得其可則必問曰此乃堂上之意耶該員之意耶如出該員則亟称善而籍記其姓名以備他日調遷之地至於守令邊將之拜辭也亦必一一引見先問其出身根脚次問其族派交友次問其莅官撫軍治民禦敵之方善者則極其嘉奬又從而超遷之其不善者則遽令黜之并與擧主而罪之終上之世未嘗一日不如是雖侍中奉使者亦如之以此外官當赴任者自知其不勝任則輒称病不敢辭

成宗朝命集趙孟頫字刻張蘊古大寶箴揭于便殿以自警親寫王禹偁待漏院記以賜承政院曰君之監戒莫切於大寶箴臣之警省莫切於待漏院記故已令刻而揭之今欲戒勅內侍其令能文者作內班院記揭示焉

國朝謨烈

成宗尚無故日三御經筵日三朝三 大妃殿日引宗室射于後苑對宗室必設小酌妓樂隨之此固太平盛事然議者或以爲燕山之耽於宴樂有耳目之習者貽惜哉 前言往行錄

宣廟聖智出天邊事規畫皆自睿斷備局諸臣每有下問
以上教允當衆啓而政院奉行不及往往待罪故其時
語曰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教允當備邊司 芝峯說
孝廟下教曰目今百司悠泛度日如坐起不難之事專然
廢閣錢穀之任尤不可數易而朝差夕改我國若無執
吏則無可爲矣自今每朔朔末六曹漢城府掌隷院各
以其司坐起日數書入憑考其勤慢自是各司月書坐
不坐以啓後憲府只一坐教曰法官如此則其何能糾
正百司乎大司憲以下幷命推考 誌狀

經筵

太祖常以家門未有業儒者爲嫌令 太宗就學 太宗惟日孜孜讀書不倦 太祖嘗曰成吾志者必汝也 神德王后每聞 太宗讀書聲歎曰何不爲吾出乎 祖
鑑

太宗講大學徹章謂金科曰讀了此書乃知學問之有益於人也對曰經筵官皆欲陳賀已詣宮門矣 上曰非知之難行之爲難待予能行然後賀未晚也讀了一書何足賀也 寶鑑

世宗讀經書則必過百遍子史則必過三十遍 祖鑑

世宗謂近臣曰予在繈經之中久不御經筵若後世幼主視以為法卽位終三年喪不讀書豈少故哉遂開經筵 寶鑑

成宗每於經筵孜孜聽受猶以為未廣擇三品以上可顧問者輪次叅侍號為特進官 誌狀

成宗親祭景安殿還御經筵領事韓明澮崔恒曰行祭後又御經筵恐勞聖體 上曰予惜一日若齋日則已祭後不可停也 國朝謨烈

成宗親祭文昭殿御齋宮召宗宰飲福鄭麟趾曰 世宗嘗幸慕華館日已晏還宮卽御經筵由是讀綱目百遍

今　殿下方講綱目須以　世宗為法　上還宮御經筵
國朝謨烈

成宗御宣政殿置酒左相尹弼商及洪應盧思慎李克培徐居正許琮李坡工判孫舜孝咸從君魚世謙成均同知李克基侍　上曰前日論難予聽之甚嘉今亦論難可也弼商曰請臣等問之坡舜孝世謙克基對之遂講大學又講心性情又講中庸又以理氣先後出入經史縱横問難又問天地度數漏刻置閏河洛律呂等事夜已深矣弼商慮　上勞欲退　上曰予今日得與卿等講論益聞所未聞不亦樂乎卿等勿退更復論難及講

罷諸宰皆扶醉而出又令諸宰及侍讀司藝金秀光等
十七人講書弼商等問坡以心性情之說 上曰判書
若失對當罰大杯坡曰性情無心克基曰心統性情爲
有無心而有性情乎坡失對 上罰以大杯 國朝典謨

本館陳劄古無点朱之例 中廟冲年承統爲便 御覽
始點朱以句絕之云 弘文館志

中宗己卯舍人以三公意啓曰朝講時因領事數少勢難
每入侍以 祖宗朝例見之則無領事而亦御朝講矣
答曰是矣朝講時領事有故以政府他堂上代入 明
宗初年大臣議領事有故則以知事代入 東閣記

明宗當 仁宗初喪李彥迪請開筵事竟施行語在彥迪文集中 宣祖於 明廟初喪亦御經筵語在李珥所著書中而多有讚美之辭 趙宗著疏

宣廟初即位頻御經筵卞明甚詳講官學未博者多憚於入侍朴淳語人曰瞻上玉容真英明之主卒哭前御經筵只臨文讀之無質問之語群臣頗疑闕畧卒哭後則反復卞難出入意表是行倚廬不言之禮也群下不解上意耳 日月錄

宣祖晚而好易雖在搶攘不輟講讀嘗曰讀繫辭傳不覺手舞足蹈也 祖鑑

宣廟戊辰退溪上來故事知經筵只叅朝講不入晝夕講
朝議以為經幄不可無先生使並入叅 退陶言行錄
仁祖朝李澤堂植以承旨䟽論經筵講說專務經書空言
義理須兼覽史記以躬格為功如綱目一書續春秋而
作以史為經又作於南渡之後故其於內夏外夷之辨
征戰事機之變尤致勤而備載願留意焉 謚狀
孝廟初卽位山陵禮畢後始御經筵講中庸序至篇末諱
朱子名亦令講官諱之自此顔曾思孟程朱并諱其名
誌狀
孝廟朝為 慈懿大妃刱萬壽殿因地勢偪側將移建弘

文館占地于西所遂毀西所直廬而經營之館官欲高大其規模擴於揔府臨禁川溝築累層階而開基鄭相公維城時為户判不肯優給財力屢與館官相爭于榻前終以物力之未裕不遂初計事在丙申年間云 弘文館志

孝宗曰心術隱微處最可深察予每有及民之事不無使民德我之意是知無所為而為之者真聖學之要也 祖鑑

肅廟乙卯御書講猝然嘔吐許積問起居 上曰去夜讀書至四更五點始寢覺即進食仍出書講食不消以致

嘔吐也積陳攡眷之意 寶鑑

肅宗辛酉朴定齋泰輔以玉堂入講筵論獻納李綸請遞差其時物論以爲筵中獨啓異於聯名之劄可論淂失不可勘罪此無前例公上䟽自劾獻納李秀彦正言尹德駿發啓論遞之 定齋集

崔領相錫鼎言 先朝曾以莘字下問儒臣無能對者有一武弁曰此在白居易養竹記 上嘉之仍命武臣入叅引見 晦隱集

寬仁

太祖朝大護軍李扶奉常少卿許晐有不遜語大憲南在疏請鞫治　上笑曰帝王之興不係世類尚矣　大明皇帝亦以匹夫得天下世類之說何足介意況偶與家人語乎何必鞫問諫官固請　上只流于外 寶鑑

世宗嘗患渴疾代言等啓醫云白雄雞黃雌鷄羊肉皆能止渴請令逐日供進　上曰吾豈爲自奉以殘物命況羊非本國之所產乎竟不許 寶鑑

世宗朝江陰縣民曹元訟田于官憤縣官滯訟曰令上不明乃用此輩爲守令義禁府三司雜治請罪　上曰水

旱相仍民甚艱苦元之縣守不念此苦對賓飲酒滯訟不決元之言但疾此耳 寶鑑

成宗朝成均館典庫吏耗米若干有司欲令追償 上曰國雖少豈乏養賢之資其勿追償特給米布 誌狀

成廟值元旱親禱于慶會樓池上暴日露坐幾至浹旬聞有衆樂拜問之乃房主監察行禮宴也 上大怒二十四人皆就詔獄令其子弟上疏乞哀疏入 上又大怒盡執入拜疏之人遂皆散走獨房主監察之子不去被執上御便殿親問曰汝童稚何獨不走對曰初為救父而上章縱受罪安敢逃乎 上曰此疏誰所作曰臣

所作也又問曰書者誰也曰臣所書也　上曰汝年幾何對曰十三　上曰汝果能之乎欺罔罪當誅對曰願請試之　上命以悶雨賦爲題其兒立就而書之其末以爲昔東海冤婦足致三年之旱願聖上以此軫念則成湯千里雨致之不難　上見而奇之問爾父誰也對曰房主監察金某也爾名誰也對曰以虬爲名　上御筆書之曰自古能文之士不能書能書之人不能文爾能文又能書見爾文放爾父見爾父放爾父同脩爾其移孝乎忠曰命承傳史官持其書從其兒之義禁府盡放之金虬　成廟時司馬　中廟朝登文科第一官至

判尹每至　成廟國忌必涕泣三日竟是月不食肉　五山小說

成廟朝宰相李永根李坤二人共奸一娼妓互相攘奪言官論罪請竄者累日　上終不允兩人詣闕自明各自爲是再三陳啓　上荅曰自古士大夫相爭妻妾乃衰世之事也予不忍置斯世於衰亡故不允臺諫之言非以卿等爲無罪也退而省之可也於此可見君臣之間不啻如父子而聖主一言凜然於鈇鉞之誅至哉　松窩雜記

成廟朝以司畜署畜料多費命量減畜口戶曹請將猪三

百餘口付司宰監而腊之 上曰三百餘口何忍一時宰殺其令賜宗臣宰相等 国朝典謨

宣廟嘗於行中失落所御弓子有人得之本官収繫以聞王曰旣已失之則有得之者無恠卽命放之 誌狀

宣廟朝車天輅以科塲代述之罪竄謫北邊按道之臣待之特厚天輅恠而問之則道臣辭朝之日 宣廟時教以天輅文才可惜号不能屈法而貸之若至窮飢則豈不矜恻乎天輅聞之南向痛哭 白洲行狀

顯廟爲元孫時嘗出寓閭閻隣有高歌者侍者呵禁 王止之曰人在其家安得無歌宜使之安不可使苦也又

有貢進豹皮者品下　仁祖將却之時　王在傍曰一豹之捕傷人必多　仁祖嘉其意命勿却　行狀
顯廟嘗送淸使於西郊淸使告辭　上出立階石揖送之淸使旣發馬前去軍卒傳語者將告本兵蹌蹴疾走之際誤觸至尊幾至顚仆左右侍者無不失色請依律治之　上笑曰無情也奚可深治命本兵決棍五六度以放之時臣以別雲劒入侍目覩之　公私見聞
丙午　顯廟之幸溫陽命中官金以秋入京取御藥以來以秋不自賫使人持而先行渠則追後緩行　上怒命決三十棍而使監視承旨金萬基施杖於單褌上盖

在物之怒不以近習有貸而矜憐天疾仁意藹然聞者
感歎 公私見聞
肅廟辛酉京城民九歲兒倸傑與隣居十一歲兒虎良鬪
鬩虎良被歐傷三日而死刑曹請刑訊取服 上下教
曰殺人者死三尺雖至嚴年纔九歲則特一無知之兒
古人所謂如得其情哀矜而勿喜者議于大臣減死定
配 寶鑑
肅廟癸巳命內入生牛黃內局未卽覓進至許私屠期於
必得牛死者不啻數百校理洪禹瑞上疏諫之傳于政
院曰因御藥生牛黃之難得公私屠宰至於數百頭之

多雖是畜物心用惻隱懸房屠宰限五日姑停又於甲
午上體有浮氣連進野鴨　上命止之曰記云毋麛卵
毋覆巢病自有他藥何必乃爾 寶鑑

紀綱

太宗朝安城君李叔蕃恃功驕倨 上或命召絲竹東於內室而稱疾不赴以是杖流咸陽 謏聞瑣錄

近世習俗不美頃於 中廟国忌有名士二人受外任辭朝東南郊出餞飲歡者盡是名流也且以 世子嘉禮初揀未行下令禁婚而士大夫犯之者多兩家主人潜出都門外行奠鴈禮復入城中婿以常服乘昏而往歸家以成夫婦此不但犯禁士夫家婚姻安有如是之理 三官記

宣廟丁丑將量田多定敬差官殆至百餘而須以閑散朝

士爲之該曹三令五申而前朝官至者五六人雖嚴勅將加罪而終不至乃以忠賛衛錄事差定而命郡邑必以生員進士有職人爲量田監官於是鄉中士人相語曰量田監官當統屬於敬差官監官有過則敬差官論罰至於箠楚我輩士族乃伏屈於錄事輩而受其箠楚乎寧死不能皆移家以避其事遂不得改量 東谷日記

宣廟以紀綱未振爲歎李珥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非一事偶合於義而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仰不愧俯不怍然後充滿流行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

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直必擧枉必錯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立矣又曰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紀綱可立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綱何由而立乎 寶鑑

宣廟朝慶尙虞候孫昱使軍士修鍊軍皃而督促過嚴軍士怨怒半夜開門結陣將作亂昱懼躬自謝過然後乃觧節度使郭嶸密捕囚首謀者然後啓聞其狀 上大驚命斬其首謀者梟示以威衆昱亦抵死武夫輩皆曰鎭軍不恱鎭將之令則城外結陣近來常事也只是鎭將畏罪不敢言故得無事今適發覺故首謀者死此亦

命也時軍政之難至於此 栗谷日記

宣廟丙戌日本使橘康廣來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取之無復倫次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頹矣不亡何待乎 懲毖錄

光海朝朴承宗挾外戚爲相尹監司知敬一日將命至其家穽閉戶容若無應使其僕反肆詬語公憤曰此入臣道乎亡無日矣即反命政院掛衣冠出城 墓碑龍洲集

崇禎年間我國使臣入中朝有舊識徵官棄官歸鄉者來見乎寓館使臣問何故棄官答曰眷漢的乘轎入城門而無人駭之者紀綱已壞矣其國能存乎是以歸耳 公

孝廟朝李相國浣為判書嘗承召命而適有難安情勢終不能進蔡判書裕後慨然謂少年文官曰武臣之承牌不進前所未有今日以李浣牌不進書諸郎報播示八方國綱壞損莫此為甚從今以後武臣以此皆為口實有召不進必至於視為尋常事當此時則國事已無下手之地此他日君輩之憂也為之咄歎久之 聞見日錄

顯廟甲寅正月司僕寺近處閭家明火賊結黨突入家産沒數掠去 國朝典謨

外棺着漆只行於大行之喪自餘則雖 王子女之貴不

得爲之 肅廟丙子年間有倭譯表其妻添外棺如國
喪之爲宰相臺諫聞而駭之而其人家積累千萬金能
隨處通門故竟無糾正者識者爲國憂歎 公私見聞

政院老隷語人曰吾之供役政院持命召牌至士大夫家
者累十年矣前時士夫見召牌則顚倒衣裳不俟駕而
出或有難安情勢不得赴召則不敢晏然安坐雖盛暑
必閉窓戶脫巾擁衾而臥以示病不能起動之狀於是
乎尊君命之義猶可見矣今則持牌者入士夫庭中則
或有方對人博奕見召牌而猶不輟徐曰吾不可赴召
一言却之是紀綱已壞而然也慨歎不已 同錄

肅廟壬戌令兵曹及忠勳府查正冒屬忠義兵判南九萬
清城府院君金錫胄相議設廳差出郎廳且成事目凡
冒屬身犯及嫡長門長鄉所之誤着名不先自首因查
現發者皆定以全家之律矣俄有冒屬現發者其着名
門長乃尹鴻擧也移文刑曹使依事目定罪刑官啓以
朝士無全家之規似當减等清城請依其言遂配鴻擧
於鐵原過十數日因赦放還郎廳鄭載岳以為初頭立
法出入低仰如此則必無完事之理呈病不仕清城悔
之更逮鴻擧更被全家之律過四五年後完寧君李師
命綂掌其事又周一年始得畢查其時司諫趙宗著上

疏以爲近於查正郎廳家有投火者此必出於冒屬輩
請罷其查以息其怨且有詈辱於南公先壠者領相金
壽恒遂奏以爲朝廷曰此疏罷此事則傷國體損國威
今後何以措一事於國中耶設令查事當罷此言旣發
之後決不可罷　上然之令廟堂詳議稟定自首者勿
論全家者贖布其餘冒屬悉定軍役而未及定役者依
餘丁收布其系派憙徵者付之勳府從容听理及丙寅
南公赴燕還聞朝家除全家贖布免餘丁收布又以爲
冒屬稱寃者多悉使本官更查得實論報勳府乃陳劄
言歷路守令皆言當初事目嫡長鄕所等皆以全家定

律而無所忌憚胥屬現發至於此多今乃恣宥其罪一無所聞而委本官吏查設令人人知其為胥屬其誰冒取怨立證從案告官哉立法之初其嚴如何而緩之又緩使奸民灼知其無足畏然後終乃盡舉其事責之於守令朝廷之憚於行法猶如此為守令者誰肯以身擔當期於奉法云其言誠然矣法令無準紀綱大壞則君上之權與匹夫等何恃而為國哉 藥泉集

余堂叔相國之徹鄭判書載禧之為鐵原府使也有京居武人李永善藉公事作挐於村民公因治之及遞歸永善挾大劍直造相國門前擧名而呼曰某乎京也非吾

之子歟吾嘗受困於汝子吾何捨汝欲突入作變僕隷項門死拒僅免其害自秋曹捉囚杖斃之不能正其法聞者慨然時今 上戊午夏也 閑居漫錄

有一武官爲巡廳監軍方在直所其儕流有來見者話間有不遜言語至發辭詬辱之巡將報兵曹入啓罷其職武人怒之俟其再直率無賴數三人持杖毆擊之巡將監軍狐鼠竄伏僅免死爲大臣白于 上因治之而不能正其罪南政丞九萬慨然歎曰監軍守御牌將儌邏其任至重而彼乃闌入官府恣意毆擊從今以後不數十年而廟堂諸宰必有被毆之患 閑居漫錄

令　上甲子春初對馬倭入貽書禮曹有中國海賊東侵
之語中外騷擾多有避地先往者而京城無賴子結黨
相約稱爲劒契將刼婦女掠財帛而屠殺士夫語極凶
悖朝廷聞而捕治之或死配者甚多 閑居漫錄

儉德

世宗於慶會樓東以散材構別室不用礎砌覆以茅草常御是室見戶外有蒙席問曰誰爲此乎自今非予命雖小物勿納于內 寶鑑

世祖聖性恭儉嘗入內殿見御紺色木綿帍裹穿青草鞋笠纓用純木攜乃竹杖雖漢文瀚濯亦不如是儉素也 筆苑雜記

成宗朝繕工提調李世弼啓曰宣政殿乃接待天使之處其丹雘宜加真綵 上曰與其奢也寧儉仍舊而已不必華侈爲也 國朝謨烈

宣廟時入侍臺臣有以近来服飾華美為言者　宣廟披裏衣示之曰予衣亦用綿布臣子服用豈有過於予者耶諸臣惶愧自是侈習一變所御綿布衣尚在其時王子後孫家入今有見之者　公私見聞

宣祖崇尚儉德御衣無錦段常設不戴㦸嘗迎詔西郊內侍進午膳及撤命招諸儀賓賜之所設只水澆飯一器乾魚五六片及醋薑淹菜醬而已諸公食訖命褁餘袖去曰此礼也　公私見聞

仁祖宮中服用專尚朴素非法服則不御文錦夏月服麻布而亦不取精細至附襯之用紬衣居多皆平日所製

者也 誌狀

國君卽位而治梓古制也我朝亦然藏於長生殿桼滿百度則歲加一桼祖宗朝副件之藏者壬辰爲倭賊刃所不敢用 孝廟朝命去桼而視之則木理頗好而有數三補孔處今尚留在祖宗朝舊制可見矣 公私見聞

淑徽公主嘗請得一繡裳 孝廟下教曰吾方君臨一國欲以儉視先豈可令汝着繡裳乎吾萬歲後汝慈氏爲大妃則汝雖着此人不深咎姑待他日可也終不許 公私見聞

國恤時大內及王子女家進香也必以錦繡裁成各樣花

寀押之於油蜜果如梅李桃杏蓮花牧丹柑柚紅柿之
類無不逼眞見之者疑爲神工而其糜費則甚鉅自國
初逮己亥 孝廟大喪皆然過五六年後於 孝廟硯
匣中得御書一張乃遺戒勿用綵花者也癸丑年 寧
陵遷陵時進香不復用綵花盖遵奉 孝廟遺意也公
私見聞
肅廟壬戌承旨徐文重因召對陳近世侈靡之弊仍言臣
祖母貞愼翁主臨終以 宣廟遺衣襨用於送終卽青
染三升短襦衣三升襦袴也想必平日所服皆如是耳
此所當取則者也 上曰斯言切宗子當體念焉 寶鑑